



尤氏

廿九

四十

裏

服部文庫
117
207
23



117
207
23

三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九

襄二十九年
盡二十九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國公在外闕朝正之

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

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疏曰公在至明常○正義

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宣七年冬公會諸

侯于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成十年秋公如晉十二

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

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

之禮甚多而皆不書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云云

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

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中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公之在外所以闕朝正之禮甚多唯書此一年釋此一老者斯禮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示法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無傳四同盟

衎苦四同盟。正義曰衎以

成十五年即位其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杓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二十七年于宋衎自前即位及後復歸凡與魯九同盟劉炫以為杜云四同盟者誤今知不然者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七年林父是大夫又特共魯盟亦不

數故為四同盟也劉不尋此理而規杜過非也

闞弒吳子餘祭

闞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音昏

弒申志反。闞守至言盜。正義曰周禮闞人王祭側界反。官每門四人鄭玄云闞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既服墨刑使之守門是下賤人也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此為下賤非士故不言盜也穀梁傳曰不稱名姓闞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闞不得君其君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

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謁反。公

孫至卿行。正義曰公孫段即伯石也據三十年傳伯有死始命伯石為卿則此時未為卿矣未為卿而

得書其名故疑之云蓋以攝卿行也以隱公攝位為君而國人君之諸侯與之知攝位為卿者諸侯亦即以爲卿序之於列故史得以卿書也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是知有使大夫攝卿之法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又反

禮也○正

義曰杞入春秋書爵稱侯又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稱子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自爾以來常稱為伯夷禮故賤之知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

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札側 吳子至上國○正義曰上云闞弒吳子

八反 此言吳子使聘傳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不知通嗣君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

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闞弒吳子文不隔月吳魯相

去經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卽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徧觀周樂至厥間鐘聲譏孫

文子云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自請觀樂譏人聽樂曠世大賢豈當若是故杜以爲通嗣君通餘祭嗣也

二十五年遏爲巢牛臣所殺餘祭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

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

下城杞既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

吳始告喪告以三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公子者吳是東夷其禮未同於上國故史不

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昭二十七年傳稱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是吳謂諸夏為上國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傳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高厚之子

音燕 音姻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本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禮親自祭廟今以在外之故闕於此禮國之守臣於此朔日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告云公在楚者解釋公所以不得親自朝正也楚人使公

依

親禭

諸侯有遣使贈禭之禮今楚欲遣使之比

音遂說文云衣死人衣遣使所更反禭楚人使公親下同贈芳鳳反一本作贈比必利反禭○正義曰檀弓云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禭彼言請襲此言被殯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死而浴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傳公及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禭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禭不得為襲也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禭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禭者致禭所以結恩好其衣不必克用雜記記致禭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致禭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僖薨十年猶致之况既殯也○諸侯至之比○正義曰雜記云弔者舍禭贈臨是諸侯之臣使於鄰國之禮也楚人以諸侯相好有遣使贈禭之禮今以公

身既在意在輕魯欲以公依遣使之比使公親行之也

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

祔則布幣也

先使巫祓殯之凶邪而行祔禮與朝

而布幣無異

祓音拂徐音反○祓殯至幣也○正義

致祔之禮云委衣於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意欲輕

魯公依遣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已所以患之故穆叔

云若使巫人先往祓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祓除既

了而行祔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

有何可患劉炫云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

乃布陳幣帛於庭也祓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祓

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祔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

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

行朝禮自然致祔以布幣楚以親祔屈魯魯以祓殯

自尊令贊曰疏云以殯有凶邪畏惡患之不肯親祔

穆叔云先使巫人祓除殯之凶邪既無而行祔禮布

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無咎有何

似

可乃使巫以桃茷先祓殯

○正義曰巫者接神之官

註周禮云

乃使至祓殯○正義曰巫者接神之官

茷茷幕也周禮男巫王弼則與視前檀弓云君臨

臣喪以巫祝桃茷執戈惡之也鄭玄云為有凶邪之

氣在側桃鬼所惡茷茷若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

此法故使巫以桃茷先祓殯若以楚子為臣然所以

屈楚也茷是葦葢桃為棒也詩毛傳曰亂為茷茷若

謂亂穗也杜云茷黍穰者今世所謂茷者

或用亂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為之也楚人弗

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二

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

北郭○兵死至北郭○正義曰周禮冢人掌公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

辨

麋 邾教古文反熊麋九倫反補

取弁本又作卞皮彥反魯邑補

璽書音從印也廣雅云印謂之璽說文作璽從土云王者印也籀文從王補 固 公治音也 補書後在 聖書上

致使所吏反註并下註而賞其使同

祇見音支本又作多音同服云祇適也補

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即位

康王子熊麋也王子圍為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

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弑邾敖起

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

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

璽印也璽印也正義曰蔡邕獨斷云璽印

共之月令曰周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玄云今之印

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

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

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

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公曰

也○正義曰武子書云聞卞將叛則是叛形未著故公猜之言武子自欲得之而誣言其叛多見疏外我也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公謂公冶曰吾

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

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

強之其丈反邶風音
佩寄寓音遇補

卿至賞之。正義曰：公治先為大夫，公令以恩加賜，知以卿服玄冕賞之也。周禮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是卿與大夫同服玄冕也。其旒當以命數為異耳。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斂。

力驗反。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不魯鄭。

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

少官卑。少詩。葬靈王至段往。正義曰：鄭之上卿

國也。計於時，鄭卿在國，猶有子西伯有，不使彼行而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

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

固，故不暇跪處。跪，其委反。詩小雅。四牡之章，盬亦

是蟲之害物，故為不牢固也。釋言云：遑，暇也。啓，跪也。

李巡曰：遑，閒暇也。啓，小跪也。言王事無有不

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蕃芳元反王事無曠何

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吳

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闍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闍以

刀弑之言以刀明近刑人○鄭子展卒子

皮卽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

病子展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

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餼許氣反○義曰蓋死日近死

時民已飢故假其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

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民亦望君為善鄰於善民之望也○正義曰鄰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

貸而不書施而不德○貸他代反下文同為大夫之

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

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向許民之

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

宋盛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修其

城治理至其城○正義曰經書城杞謂築杞城

也。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

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知音

音秦。下同。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

肄，餘也。屏，城也。夏戶雅反。註下皆倣此。肄以二反。

也。秦晉之間曰肄。秦晉之間曰肄。鄭玄云：「斲而復生曰肄。」

杞是夏後滅而復存。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

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

姻甚歸附也。志反。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

旋歸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

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

也。相禮，侍威儀也。相息亮反。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

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

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

侈昌氏反。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斃，婢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

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專則人實斃之絕句將及矣本或作侈將及矣者非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謝魯為杞城下文為之歌

皆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

二人為耦

○耦五射者三耦○正義曰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

禮是燕有為射之時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也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也

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

叔為一耦鄩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

不能備於三耦○召上照反鄩才陵反黨音掌○晉侯使司馬女叔

侯來治杞田

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

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

夫人平公母杞

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

○愠紆運反怒也怨也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不尚叔侯之取貨

尚至取貨○正義曰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叔侯云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為夫人云不尚取之者先君不高尚此叔侯之取貨也毋寧夫人謂先君當怪夫人之所為也劉炫以夫人愠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尚此事所譏大輕淺非是愠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

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註

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

縣揚屬平陽郡

○號瓜百反焦子消反滑乎八反

晉是以大若非侵

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註

武公獻公晉始

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

註

行夷禮魯

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

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

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

註

書魯之朝聘

○好呼報反下好善

同府無虛月

註

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

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註

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瘠在亦反毋音無焉用

於虔反

○杞文公來盟

註

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

之也

註

賤其用夷禮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

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註

不得以壽終

○說音悅

壽音授

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

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

註

好善而不能擇人○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邳國

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

擇人貴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

而不能擇也劉炫以請觀於周樂

註

魯以周公故有

天子禮樂

疏魯以至禮樂。正義曰：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祀周公。天子之禮樂，又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是魯以周公故，有天子之禮樂也。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疏此皆各依其本國歌也。

所常用聲曲

疏召主照反。歌周南召南。正義曰：樂音為之節也。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也。周召者，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自幽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大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於時雍梁荆豫徐揚之民皆歸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改都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賜周公旦召公奭，以為采邑。使此二公施教於已所職之國，為文王行先公賢化，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行之。但南土感化有深，有淺，其作詩也，或感聖化，或感賢化。及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

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為作聖賢之風。此詩體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季札此時徧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詩歌一篇兩篇，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劉炫云：不直言周召者，以其實非二公身化也。言南者，詩序云：言化自北而南也。謂從歧周南被江漢也。此皆至聲曲。正義曰：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辭以為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為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季札聽而議之。言本國者，變風諸國之音，各曰美哉。美其聲。儒以為季札所言觀其異也。

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為作聖賢之風。此詩體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季札此時徧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詩歌一篇兩篇，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劉炫云：不直言周召者，以其實非二公身化也。言南者，詩序云：言化自北而南也。謂從歧周南被江漢也。此皆至聲曲。正義曰：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辭以為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為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季札聽而議之。言本國者，變風諸國之音，各曰美哉。美其聲。儒以為季札所言觀其異也。

之音各

曰美哉

美其聲

儒以為季札所言觀其異也。

詩辭而知故杜顯而異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其聲也詩序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長歌以申意也及其八音俱作取詩為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於樂之音聲出言為詩各述已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瞽人賢師曠季札之徒其當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有以知其趣也

未也

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忍反

然勤而不怨矣

未能安樂

然其音不怨怒

樂音洛下和樂聲下文樂而不荒同

未能至怨怒

正義曰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此作周召之詩其時猶有紂存音雖未能安樂已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得不怨怒矣

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

三國盡被康叔之化

邶音容被皮義反

武王伐紂分其地三監正義曰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註取漢志為說也漢世大儒孔安國賈逵馬融之徒皆以為然故杜亦同之鄭玄詩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使尹而監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崩後五年周公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彊兼并彼國混其地而名之先儒唯鄭言然康叔以後七世至項侯仁人不遇邶人作柏舟之詩以刺之以後繼作十九篇為邶風十篇為鄘風十篇為衛風皆美刺衛君而

分為三耳此三國之風實同是衛詩而必為三者鄭
玄云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分而異之故為邶鄘
衛之詩焉其意以為邶鄘衛各是大國土風不同作
者雖俱有美刺而各述土風故大師各從其本分而
異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淵深也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
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思息嗣反
吾聞
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康叔周公弟
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

有疑言
○別彼
康叔至疑言○正義曰康叔周

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世本世家
文也魯為季札作樂為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
歌之樂名也札言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先聞

其善今聲合其意雖不知其名而疑是衛風也言是
其衛風乎疑之辭也直聽聲以為別不因名而後知
故有疑為之歌王
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

言焉
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

雅
王黍離至為雅○正義曰王詩黍離為首王

非國名故舉首篇以表之王者周東都王城畿
內方六百里之地也始武王作邑于鎬是為西都周
公攝政營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成王既居洛邑
復還歸西都十一世至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
至城於時王政不行於天下其風俗下同諸侯王畿
內之人怨刺者以其政同諸侯皆作風詩不復為雅
其音既是風體故大師別之謂之王國之變風也謂
之王者以王當國猶春秋之王人曰美哉思而不懼
天命未改尚尊之故不言周也

其周之東乎
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

隕滅于敏反補

有治直吏反補

春秋疏

卷之二十九

漢古

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七為之歌鄭周宣王封母弟友於

西都畿內是為鄭桓公於漢則京兆郡鄭縣是其都

也幽王之時桓公為大司徒見幽王政荒問於史伯

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教之

濟洛河潁之間有虢郟之國取而守之唯是可以少

固及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

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虢郟之地而

居之於漢則河南郡新鄭縣是其都也武公入作卿

士國人作緇衣之篇以美之以後凡二十一篇皆鄭

也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

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曰美至亡乎正義曰樂歌詩

篇情見於聲美哉者美其政治之音有所善也鄭君

政教煩碎情見於詩以樂播詩見於聲內言其細碎

已甚矣下民不能堪也民不堪命國不可久是國其

將任先亡乎居上者寬則得眾為政細密庶事煩碎

又於郎反弘大也補

故民不為之歌齊詩第八為之歌齊正義曰

能堪也鳩氏之虛也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為齊大

公其封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維淄之野於漢則

齊郡臨淄縣是其都也大公後五世哀公荒淫怠慢

國人作雞鳴之詩以刺之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良反韋

昭於康反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

式音泰大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下不復譏同

為之歌幽詩第十五幽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

北幽彼山為之歌幽正義曰幽者禹貢雍州岐

山貧反幽之北原隰之野其地西近戎北近狄

幽是彼土之地名於漢則扶風郡枸邑縣是其郡也

周室之先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遷彼焉由

春秋疏

卷之二十九

能修后稷之業教民以農桑民咸歸之而成國積九世至大王乃入處於岐山世世修德卒成王業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舉兵東伐之乃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作七月之詩以表志大師以其主意於先公在幽時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之變風凡七篇皆是周公之事也

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

故言其周公之東乎○樂而不淫音岳又音洛註同下而又何樂而可以樂傲此為

成于偽反王業○曰美至東乎○正義曰美哉又美如字又于況反**其聲也蕩蕩寬大之意好樂不已**則近於荒淫故美其樂而不淫也先聞周公之德此聲同於所聞故疑之云其周公之在東乎言在東之

侍
鞞

時為此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聲也

為之歌秦○正義曰秦者隴西山谷之名

○刪所為之秦於漢則隴西郡秦亭秦谷是也堯時有伯姦反

益者佐禹治水有功帝舜賜之姓曰嬴氏其後世之孫曰非子事周孝王孝王使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之為附庸邑之於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以為大夫始有車馬禮樂傳御之好國人作車鄰之詩

以美之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王既東遷乃以歧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更有

駟驥以下凡十篇皆秦風也○詩第至不同○正義曰此為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

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

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

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

故曰周之舊○沂苦賢反去起呂反又如字為之歌魏詩第九魏

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魏為之歌魏○正義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

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於漢則河東郡河北縣是其都也周以封同姓世本無魏君名諡

不知始封之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為周王平桓之世魏君儉嗇且褊急不務施德國人作葛屨之詩以刺

之後凡七篇皆魏風也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風風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

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

○風扶弓反徐敷劍反韋昭音凡婉紆阮反險依註音儉易以政反註同為之歌唐詩

第十唐晉詩為之歌唐○正義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於漢則太原郡晉陽縣是也周

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地南有晉水虞子燮父改為晉侯燮父後六世至僖侯甚嗇愛

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作蟋蟀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二篇皆唐風也詩序云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

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又叔虞初國亦以唐為名故名其詩為唐風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

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思息嗣反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思深哉至

義曰陶唐之化遺法猶在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故察此歌曰思慮深遠哉見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

註同

唐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
承令德之後誰能如此深慮也令德謂唐堯也○為
之歌陳○正義曰陳者大皞伏羲氏之虛也於漢則
淮陽郡陳縣是其都也帝堯之胄有虞遏父者為周
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又以其人是聖舜神明
之後乃封其子滿於陳使奉虞舜之祀賜姓曰媯是
為陳胡公後五世至幽公荒淫無度國人作
宛丘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篇皆陳風也 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 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

鄆以下無譏焉 鄆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

三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 鄆古 鄆第至

義曰言以下知兼有曹也鄆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
之虛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
之間於漢則河南郡密縣竟內有其都也祝融之後
分為八姓唯有媯姓為鄆國者處祝融之故地焉鄆

是小國世本無其號諡不知其君何所名也鄭玄以
為周王夷厲之時鄆公不務政事而好衣服大夫作
羔裘之詩以刺之凡四篇皆鄆風也其後鄭武公滅
其國而處之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地名於漢則濟
陰郡定陶縣是其都也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鐸於曹
後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國人作
蜉蝣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四篇皆曹風也鄆曹二
國皆國小政狹季子不復譏之以其微細故也 為

之歌小雅 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 為之歌小雅

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
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雅大雅皆天
子之詩也立政所以正下故詩序訓雅為正又以政
解之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
齊正而為名故謂之雅也王者政教有大有小詩人
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焉據詩以雅所陳
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疆中
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

所陳有受命作周伐殷繼代受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艸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其音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二雅正經述小政為小雅述大政為大雅既有小雅大雅之體亦有小雅大雅之音王道既衰變雅竝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大小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小體故風頌不分唯雅分為二也周自文王受命發跡肇基武王伐紂功成業就及成王周公而治致升平頌聲乃作此功成之頌本由此風雅而來故錄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雅以為詩之正經計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所述文王之事亦有同時者也但文王實是諸侯而有天子之政詩人所作立意不同述諸侯之政則為

武

之作風述天子之政則為之作雅就雅之內又為大小二體是由體制異非時節異也詩見積漸之義小雅先於大雅故魯為季札亦先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王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

註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

未大衰曰美至民焉○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不有二

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乎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為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言為是而謂杜解錯謬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文王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

小雅歌不善且魯為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
 示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意而規杜非也○衰小
 也○正義曰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為衰分言
 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為小也服虔讀為衰微之
 衰謂幽厲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
 下也○大雅至天下○正義曰大雅亦有武王成王
 也之詩杜唯言文王者以下云其文王之德乎故
 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
 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
 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
 告於神明頌者至神明○正義曰鄭玄云頌之
 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謂之容也詩序云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言天子盛德有

如 止

形容可美可美之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
 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
 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眾和而事濟如是
 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既
 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
 得其所即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
 所命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
 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
 作詩歌其成功備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
 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
 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止述祭祀之狀不言
 德神之力量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
 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非人胡寧忍子則於時之
 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
 明之意如此正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
 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
 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纘知
 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當是歌

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曰至矣哉言道備一本無矣

字直而不倨倨傲居傲五報反曲而不屈屈

撓撓乃邇而不偏謙退力反遠而不攜攜

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厭於

於瞻反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

不賈德弘大位反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

費因民所利而利之費荒味反取而不貪義

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禮反行而不流義

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里反

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

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

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曰至矣哉正義曰至矣哉

言其美之至也以王道周備故為至美也自直而不

倨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皆首有此意明王者之德

季札或取於人或取於物以形見此德每句皆下字

破上字而美其能不然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此直

而能不倨也謂王者體性質直雖富有四海而不倨

傲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撓此曲而能不屈也

謂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屈撓相

去近者失於相偏此邇而能不偏也謂王者雖為在

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偏在下相去遠者失於

乖離此遠而能不攜也謂王者雖為在下與之疎遠

而能不有攜離猜疑在下數遷徙者失於淫泆此遷

而能不淫也謂王者雖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

不

至放蕩去而復反則為人所厭此復而能使不厭也
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為下之厭薄哀者
近於憂愁此哀而能憂愁也謂王者雖遇凶災知運
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
也用之不巳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寬大者
多自宣揚此雖廣而不自宣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
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於貪多此雖取
而不為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畱滯此雖久處而
能不底滯也謂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
意不底滯行而不巳則失於流放此雖常行而能不
流放也謂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
妄流移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有
節其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周
魯與商皆有盛德此上諸事盛德之所同也○**音**八
音至序也○正義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舜典文也
倫理也言八音能和諧是其音有節度也八音不相
奪道理是音各守其分有次序也○**頌**頌有至所同
○正義曰杜以為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故以盛德

春秋

卷之三

禮記

但

者

之所同謂商魯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為魯頌只
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
頌有商魯乎今知不然者商頌之大體皆述其太平
祭祀告神之事魯頌雖非太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獲福與周
頌相似且季文子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
欲褒崇魯德取其一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
宜加周字不得唯云歌頌故杜為此解劉以為魯頌
不得與周頌同**見舞象**○**象**象舞所執南
而規杜氏非也**見舞象**○**象**象舞所執南
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籥**籥音朔見舞象南
籥羊畧反○**籥**籥者○正義
曰樂之為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
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樂器同而辭不一聲隨
辭變曲盡更歌故云為之歌風為之歌雅及其舞則
每樂別舞其舞不同季札請觀周樂魯人以次而舞
每見一舞各有所歎故以見舞為文不言為之舞也
且歌則聽其聲舞則觀其容歌以主人為文故言為

春秋

卷之三

禮記

歌也舞以季札為文故言見舞也樂有音聲唯言舞者樂以舞為主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如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玄云播之言被也是其以舞為主而被以音聲故魯作諸樂於季札皆云見舞也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云歌者在堂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貴人聲樂以先歌後舞故魯為季札先歌諸詩而後舞諸樂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象削至之樂○正義曰賈逵云削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云削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詩述頌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削亦舞者所執杜說當得其實但不知削是何等器耳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削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足文舞則象削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削之舞故鄭玄註詩云象用兵時刺

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知是武王制者以為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文王之伐制為別樂故知此舞是武王制焉王者之作禮樂必太平乃得為之武王未及太平而得作此樂者一代大典須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為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為之周公太平雖作大武尊重文王之功畱播之以為別樂故六代之樂不數此象也周禮分樂而序之象舞不以祭祀或當祈告所用故魯今亦有之劉炫云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註象又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舞也其籥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拂鷺鳥捎鳳凰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為拂捎此必傳於古其籥捎字同也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南在籥籥之間蓋二者共有南義

曰美哉猶有憾 美哉美其容

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大平○憾本亦作感胡暗反大平音泰**疏**美大平。正義曰歌聽聲而舞觀形故知美者美其容也。歌詩由口而出樂音以詩為章人歌君德情見於音聽聲知政容或可爾計聖人之德非舞容可象而季札觀舞皆知其德者聖人之作樂也各象當時之事時事見於舞故觀之可以知也樂記稱賡牟賈問大武之樂云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彼言大武之舞是象武王之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王功德也聖王功德見於舉動之容故觀其舞容各知其德也**見舞大武者****武王樂**見舞大武者○正義曰鄭玄周禮註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

此一作比

音同徐音

其德能成武功此舞四代之樂從後代而稍前也象是文王之樂事在大武之先先舞象而後舞武者以象為一代之樂故先舞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韶上昭反本或作濩濩音護又戶郭反**疏**見舞韶濩者○之大濩鄭玄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則以其防濩下民故稱濩也此言韶濩不解韶之義**曰聖人之弘也而猶韶亦紹也言其能紹繼大禹也****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見舞大夏者○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夏大也鄭玄云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周禮註云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季札見此舞歎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盡力溝洫勤也**

○泃况見舞韶削者音韶韶削音韶見舞韶削者

城反記解此樂名云韶繼也鄭玄云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杜不解削義削即簫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云韶削即彼簫韶是也孔安國云言簫見細器之備也蓋韶樂兼簫為名簫字或上或下

耳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

徒報反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

及韶削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

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

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

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

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魯川至篇數○正義曰明堂位云四代

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魯之所用四代而已唯用四

代之樂不得用雲門大成故舞及韶削而季札知其

終也先儒以為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為歌諸詩

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意故杜辨之在

吳雖已見此樂歌之文但未聞中國雅聲其所言者

皆聽聲而知非察其文辭故取傳文證之明是素知

其篇數也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

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

○說首悅下皆同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

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難乃且反下故晏

皆同歇許謁反故晏

皆同歇許謁反故晏

皆同歇許謁反故晏

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

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

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縞古老反。徐古到反。縞也。紵直呂反。

大帶至貨利。○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大夫以素為帶。禕其垂三尺者。外以玄。內以華。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季札吳卿也。而以縞帶與子產者。是其當時

之所有耳。吳始通上國。未必服章依禮也。杜以縞是中國所有。紵是南邊之物。非土所有。各是其貴。知其示損已耳。不為彼貨利也。若其不然。傳不須載明其

有此意也。孔安國云。縞白繪也。鄭玄禮記註云。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緇。謂子產曰。鄭

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

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據二十七年傳。伯有次

子展之下。此年子展卒。故伯有執政也。上文云。子展卒。子皮為政者。蓋鄭人以子展有大功。使子皮代父

為上卿耳。其父始卒。國政猶在伯有。下云。適衛說。遽伯有使公孫黑如楚。是伯有執政之事也。

適衛說。遽。○遽其居反。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朝如字。下文。史鱗。史魚。音秋。公子荆。公叔發。公

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

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

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爭爭。夫子獲

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

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幕音莫。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

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

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

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萃在醉。○萃在醉反集也。說叔向將行謂叔

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施式政反。

而善。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

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蠆子尾竈子雅放

者宥之以遠。○蠆救邁反宥音又。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

實放書奔所以示罪。實放至示罪。○正義曰釋例云奔者迫窘而去逃

死四鄰不必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迫

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為文仲尼

修春秋又以所稱為優劣也。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

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雖婦人猶欲彎弓而況

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貴善行者無轍跡功

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專以終之免死為幸斯

乃聖賢之篤戒故變放言奔又致其罪以示過胥甲

之放命陳招招之首惡矯厲以篤教也。杜以高止之罪

輕於陳招胥甲而變放言奔以高止好以事自為功

且專故難及之。○好呼報反。○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

盧叛國豎高止子○為于偽反下註為子產同豎上主反十月庚寅閭

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國還

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國敬仲高倭○鄰於顯反倭

音良敬仲也國良猶賢也國齊人至仲也○正義曰依世本敬仲生莊子莊

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

玄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

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為敬仲玄孫今傳云曾

孫必有一誤也此鄰即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

高武子為鄰偃為一人蓋鄰偃聲相近而字為二耳

董遇註此亦作偃劉炫云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

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

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

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

晉人城縣而寘旃國晉人善其致邑○縣音綿寘之豉反旃之然反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國黑子皙○皙星歷反辭曰楚

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國言女

世為行人○女音汝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

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

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

國言不能久也裨諶鄭大夫○強其丈反裨婢之反諶本亦作湛其與如字

或音預幾居豈反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

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國紓解也○屢力住反長丁丈

市林反補

其驅

後

春秋

卷三十九

齊世家

反下同紆直呂反然明曰政將焉往禘諶曰善之代

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於虔反

同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

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

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喪息浪反除竝如字驅一讀上音丘具反下直據反

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

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禘諶曰善之代不善云云

正義曰案傳伯有死彼子皮授子產政云虎帥以聽命則子皮於時位在子產上矣此禘諶論鄭卿位次其言不及子皮者蓋以子皮非舊卿雖繼父而居高位民望政次未之許也及伯有既死子西亦卒子

皮位為上卿故鄭人使知政耳

春秋

卷三十九二十九

齊世家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

襄三十年盡三十一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罷音皮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般音班

五月甲午宋災

○天火曰災

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佖夫

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佖乃定反惡烏路反下

惡宋同一音如字

稱弟至骨肉○正義曰傳言罪在王知稱弟以惡王也

春秋流

卷之三十六

汲古閣

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周無外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諡也叔弓叔

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皆同傳亦倣

此共姬至過厚正義曰公羊傳曰其稱諡何

賢也杜以共非夫人之諡故註顯而異之夫諡

為共從夫諡而稱之耳共非夫人之身行也昭三十

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夫人

之喪不得過之也昭三年傳云文襄之霸也君薨大

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是法皆不使卿

也伯姬魯女以災而死魯人愍

之故使卿共葬事禮過厚也

鄭良霄出奔許者酒荒淫書名罪之

○者市酒者

罪之○正義曰據傳子哲伐伯有而伯有非有罪也

春秋出奔書名皆是罪之之文故杜跡其罪狀者酒

書名也

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

○復扶

書名也

荒淫故

楚師伐宋取其彭城樂盈帥曲沃之甲以入于絳如

是乃為惡人也良霄獨還無兵入國始為惡非是以

惡入故不得書復入直言入者自外而入內耳非彼

例也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來華元自晉歸于宋

奔之與歸再書名氏此良霄不重書名

氏者彼宋再告此鄭一告故連書之

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

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

○澶

市然

春秋左傳

卷之四十一

齊魯

漢世

故

圍

無圍字

春秋正義 卷之四十一 宋 會未至求財 ○正義曰案桓二
 反字林云丈仙 會未至求財 ○正義曰案桓二
 反澶水在宋 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則是會言其
 事而此言會未有言其事義相違者彼言以成宋亂
 有連言所會之事與桓十五年會于袤伐鄭相似經
 不明言事之意故今此言宋災故是丁寧之辭不與
 彼同按傳責諸侯之卿并及宋人杜此註何以唯言
 惡宋人不克已自責不兼為諸侯卿者以傳云書曰
 某人某人宋災故尤之也是宋災之文獨繫何成稱
 人故知宋災
 特惡宋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

邾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

王子圍為令尹 ○問王子之為政一本作問王 王子之為政 ○子圍之為政服虔王肅本同 正義曰傳無圍字故杜云王子圍為令尹也服虔云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王肅云王子楚令尹圍也

對曰吾

仕

杜注本食下有又年下有注數字可參

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

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

蕩將與焉

助之匿其情矣

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

良方爭未知所成

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

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

反爭爭鬪之爭 下註駟良爭同 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 息亮 懷彼力 反狠胡懇

故

圍

無圍字

反字林云丈仙會未至求財○正義曰案桓二
 反澶水在宋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則是會言其
 事而此言會未有言其事義相違者彼言以成宋亂
 而連言所會之事與桓十五年會于袤伐鄭相似經
 不明言事之意故今此言宋災故是丁寧之辭不與
 彼同按傳責諸侯之卿并及宋人杜此註何以唯言
 惡宋人不克已自責不兼為諸侯卿者以傳云書曰
 某人某人宋災故尤之也是宋災之文獨繫何成稱
 人故知宋災
 特惡宋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

邾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

王子圍為令尹○問王子之為政一本作問王王子之為政○尹子圍之為政服虔王肅本同正義曰傳無圍字故杜云王子圍為令尹也服虔云王子楚令尹圍也對曰吾

仕

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

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

蕩將與焉子蕩遠罷○儕休皆反焉與上於虔反下音預下將與與於食同

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邾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匿女力反○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

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相息亮

反爭爭鬪之爭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

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狠也○愎彼力反狠胡懇

水火流

水火流

卷之四十一

及古則

反子皆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國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反好呼報

也城杞在往年與音餘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國與眾

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國使言其年長丁國

有與至之年正義曰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告以實疑其年也使之年者更使言其真年也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國所稱正月

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夏

戶雅吏走問諸朝國皆不知故問之使走如字速疾

之意也一日走使之人也服虔國吏走問諸朝正義曰俗本吏作使

王肅本作吏云吏不知歷者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

卿大夫王肅云吏不知歷也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

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國在文十一年師曠至

正義曰劉炫云傳之敘事自可以魯為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

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者丘明意在以魯為主遂使此言反耳丘明尚

不免於此況後解說者乎今知非者凡魯史所記云公卿會某侯者皆據公卿往會他若他來會我則以

他為文若衛侯會公于齊鄭伯會公于棗是也今郤成子在承匡魯往會之以晉為主晉人之言正是其

宜劉炫以為晉人不當稱叔仲惠伯是歲也狄伐魯會郤成子以為丘明之誤恐非也

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
鹹音咸僑其是歲至年矣○正義歲未必其年頓生三子當是欲表其功雖在後生子追以前事名之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
○畫音獲下同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
史趙下數也○正義曰二畫為首六旁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算位故假之以為言其本作亥字不為此也案字書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其說文是小篆之書又異於此說文云亥亥也十月微陽起接

陰盛從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
士文至人女也從乙象懷子咳咳之形也
 正義曰文十一年至此年為七十四年而上云七十二年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為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為七十二年猶尚年未終也假作全年算之置七十二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以四除七十二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計終此十二月盡有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二十七日本杜長歷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不與常歷同者蓋杜為長歷約準春秋日月以為長歷與常歷不同故置閏遠近不定蓋七十三年之內於常歷按四箇大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為二十三日若依常歷是二十七日也劉炫

水火

宋二日一五

及古

云所以少三日者文十一年非首章年其間閏有前却故長歷此月辛酉朔二十三日得癸未來月庚寅朔計至朔長三日長歷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趙孟至屬也○正義曰諸是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

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

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

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復陶之官○正義曰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獵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復陶之文在冠履之間知復陶是衣

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正義曰

也此言君復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衣冠之名復陶其義未聞**以為絳縣師**正義曰

以為絳縣師也周禮縣師上士二人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畝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天子之縣師掌此諸事則諸侯之縣師亦當然故杜畧引周禮以解之據如周禮則縣師是王朝之官而此言絳縣師者絳是晉國所都之邑蓋以車在絳而廢其輿尉**以為絳縣師**正義曰

邑故繫絳以言之**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

其輿尉○正義曰服虔云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於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

孤老故○正義曰知者上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

無子是孤年七十三是老也**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

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使所

媮薄也○使所

媮薄也○使所

媮薄也○使所

魚據反 媮

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

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

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

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度待 ○夏四月

巳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 君子是以知鄭

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

故曰亂未已。難乃旦反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

楚。通焉。大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有子禍也 ○為于

反。七什。○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 ○儋丁其子

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 ○括占

賢遍反。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

過王廷。單音善愆起虔反 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

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 ○烏乎本又作嗚。入以

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

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

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躁早。佞夫弗知。戊

子儋括圍蔣。遂成愆。成愆蔣邑大夫 ○為于。成愆

奔平時。平時周邑 ○時音止又音。五月癸巳。尹言

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五子周大夫音過

鞏力括瑕廖奔晉括廖不書賤也音勅留反書

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

在宋災下從赴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弔反大

廟音奉一本無曰禧禧出出禧禧熱也出出戒伯

姬引此作誦誦劉昌宗亦音出鳥鳴于亳社殷

社各反鳥鳴于亳社正義曰哀四年亳社災

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然則此亳社是殷社也殷

都於亳武王伐紂而頌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

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悟伯姬也如曰禧

禧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女師姆徐音茂字林宋大災正義曰莊二十

故書此不書大告者不言大也服虔云不書大非災

災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然則昭十八年衛宋陳鄭

鄭玄昏禮註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

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何休云選老大夫妻

為姆也大夫之妻當在夫室安得從女而嫁也若言

既為夫人選大夫之妻為之則禮言君子謂宋共姬

女而不婦女待人而待婦義事也義從宜

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義從至左右正義曰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至此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

四十年故為六十左右也

春秋

火流

卷之四十一

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好報反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

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

人○繕上戰反植徐直吏反一音特力反敖其君

五報反本一作傲服本作放云淫放也樹立也○大夫敖○正義曰言大夫驕敖也服虔云

言大夫淫放則服本為大夫以介於大國介間也

放矣故今俗本多為放字音界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

使卿共葬音恭○鄭伯有者酒為窟室窟室地室

○齊市志反窟口忽反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

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

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

分散罷皮買反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

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

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

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

則

春秋

卷之四

汲古閣

本同母兄弟○侮亡甫反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

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汰音泰人謂子產就直助

疆○時謂子皙直三家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

也言不以驕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

難乃不生○言能疆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伯

有方爭○難乃且反下及註同弭彌氏反爭爭鬪之爭姑成吾所○欲以無

所附著為所○著直畧反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

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斂力豔反下

文不○與同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

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

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

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

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

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

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瀆徐音豆

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

○頡戶結反介音界下文同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

子子皙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

春秋

卷之四

汲古閣

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

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

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

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

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

及難乃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

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

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質

如字一音致一本作與子上

沈

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為一句也枕音鳩又如字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已已

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

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

子嶠之卒也子嶠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

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

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

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莠羊九於

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

五月降婁中而天明降戶江反下及降婁至

終

春水疏

卷之四十一

漢古

義曰降婁奎婁釋天文也孫炎曰降下也奎為溝瀆故稱降也杜以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劉炫以為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矣今知非者以三月諸星復位合昏奎婁在戌以衝反之平且在辰又三月日體在胃平旦之時奎婁在胃昂之前亦當在辰既三月平旦在辰則四月在巳五月在午月令且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畧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以月令之文而規杜氏非也

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也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歲不及此次也

歲在姬訾之口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

在亥枵今三十年在姬訾是歲星停在亥枵二年

子須反訾子斯反姬訾至二年正義曰釋天壁音璧枵許驕反云姬訾之口營室東壁也李巡

曰姬訾玄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姬訾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十二次子為亥枵亥為姬訾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紀而淫於亥枵二十八年已在亥枵今三十年始在姬訾三年始移一次是歲星住在亥枵二年也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

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音王

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

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

宋盟約弭兵故比毗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

子罕之子代羽頡鉏仕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

春秋疏

卷之四十一

漢古

掩而取其室為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字曰

王子必不免無字芋尹付反善人國之主也王

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

尹之偏偏佐也相息亮反下善相之同而王之四體也俱

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

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去

起呂反艾魚廢反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

佗佗徒河反鄭罕虎虎子皮及小

結一作括為宋于偽反

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

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

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

是寵謂族也不信也夫音扶一詩曰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

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

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

偽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

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

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已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

歸財者同文。宋財傳云至同文。正義曰：諸侯不歸也，而向戌亦貶稱人，故傳明經所由杜又釋傳之意。

傳曰：既而無歸者，是釋上傳之文，故不書其人，是也。經又別言宋災，故者此一句見向戌之并貶，釋此傳。

書曰：某人，某人之文也。向戌若不求財，當顯書名氏。今貶稱某人，與諸國某人同，故云所以不書魯大夫。

釋向戌之并貶與不歸財者同文也。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

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畧不書魯大

夫以示例。○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

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偏近大國，彼力

反近附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為猶治也。子皮曰：虎

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

直吏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

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

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

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

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嬰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

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何愛於邑？邑

○要一遙

反下註同

反下註同

反下註同

反下註同

反下註同

反下註同

反下註同

反下註同

反下註同

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

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

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

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

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

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

惡其虛飾使次已位復扶又反三息暫反又如字策初革反惡烏路反註同

有北

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

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分扶上下有服公卿大

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

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大人之忠儉者

秦侈者因而斃之因其罪而斃踣之豐卷

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

鮮鮮野獸眾給而已眾臣祭以芻豢為足芻俱

反秦音患牛羊芻犬豕曰豢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

没入

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與人誦

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與人誦

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

藏褚張呂反畜勅六反又許六反本又作褚同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又蒲頂反及三年又誦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

生也殖時力反徐是吏反此協下韻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

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

所樂失其所也樂音洛一音岳又一音五教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

巳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

也○弒申志反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國澶淵會還見

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國偷

苟且語之魚據反下吾語諸同偷他侯反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

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國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

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

八故言未盈五十諄徐之聞反或一音之純反若趙孟死為政者

其韓子乎國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

善君子也國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

立善盍戶獵反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國

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

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

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

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國言

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儒乃亂反厭於鹽反人生幾何居起反本或作民生无幾何

又與季孫語晉故國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

及趙文子卒國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

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

平丘之會國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得反他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

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

我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

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如字工僕灑消竈孔

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僂力侯反灑所蟹

反徐本作省所幸反一音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樂

息井反一音銷虺許鬼反○難乃○公作楚宮適楚

好其宮歸而作之○好呼報反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音秦本 ○今尚至疑之○正義曰今尚書大誓謂

亦作秦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註者也自

秦焚詩書漢初求之尚書唯得二十八篇故大常孔

臧與孔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為故二十

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也在後又得偽大誓一篇

通為二十九篇漢魏以來未立於學宮馬融尚書傳

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大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則取于凶殘我代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

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

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大誓

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

甚眾不復悉記畧引五事以明之亦可知已王肅亦

云大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杜氏在晉之初亦

未見真本及江東晉元帝時其豫章內史梅躡始獻

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其內有秦誓君欲楚也夫故

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

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扶又反拱九

勇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

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歸之

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

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瘠在亦反○巳

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

子稠齊諡稠昭公名○姊大計反齊歸如穆叔不

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

以年長丁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先人

事後卜筮也義均謂賢等非嫡嗣何必姊之子言

子野非適嗣適丁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

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

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

故衰言其嬉戲無度○鮮息淺反比及必利反一

衰本又作縗亦作縗同七雷反下同衽○正義

而甚反徐而鳩反裳下也嬉許其反曰喪服註

衽衽為兩燕尾凡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兩燕尾

也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

能終也。國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月，滕

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國情不敬也。○情徒卧反。子

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

所矣。國有死兆，能無從乎。國為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

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

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國

充滿斥見，言其多。○相息亮反。盡子忍反。壞音怪。下

舍也。旁作舍非垣音。皆同。館古亂反。字從食。字林云：客

袁牆也。斥見賢遍反。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

街

入

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令力呈反。下高

其開閔。閔門也。○開戶旦反。說文云：閔也。汝南平

反杜云：門也。爾雅云：衡門謂之閔。是也。爾雅又云：所

以止扉謂之閔。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閔。字讀者

因攷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高其

云高其開閔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為穿鑿。國開閔

云：正義曰：說文云：開門也。汝南平與里門曰開。釋宮

言高為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國無令客使憂寇盜

其門耳。○使所吏反。註同。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國葺覆也。○從才用反。下

反徐音集。一音子。繕完葺牆。○正義曰：周禮匠人

入反，謂以草覆牆。國有葺屋瓦屋瓦屋，以瓦覆葺屋

葺火施。○有葺屋瓦屋瓦屋，以瓦覆葺屋

葺火施。○有葺屋瓦屋瓦屋，以瓦覆葺屋

葺火施。○有葺屋瓦屋瓦屋，以瓦覆葺屋

文

福小必淺反補
介於音界註同

春秋

卷之四

汲古閣

以草覆此云葺
牆謂草覆牆也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

君使句請命

國

請問毀垣之命

○共音恭句本作丐
古害反士文伯名也

今傳本皆作句字或作丐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伯
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案士文
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
子瑕即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句與
乞義同則作句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
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為
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
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然印段即公孫段從父兄
弟之子尚同名字伯石寡君使句○正義曰句士文
瑕與宣子何廢同乎○伯名也晉朱古本及釋例皆
作丐俗本作句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
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句恐非

邑福小介於大國

國

介間也誅求無時

國

誅責也是

對曰以敝

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國

隨時來朝會

○索所白反
一音悉各反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

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

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

國

薦陳猶獻見也

○間音
開見賢

遍反下及註同
暴步卜反下同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

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

國

僑子產名

文公晉重耳

○燥素早反蠹丁故反蟲敗也以重直
用反下重罪同僑其驕反重耳直龍反

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

廢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

國

易治也
○庫音婢亦
音卑觀古亂

春秋

卷之四

汲古閣

反榭音謝本亦作謝土高曰臺有榭無觀臺榭○正木曰榭廢九又反易以豉反註同榭義曰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云臺上有屋謂之榭然則臺榭皆高可升之以觀望言無觀望之臺榭也○館如公寢○正義曰言往前文巧人以時填館公之客館如今日晉君之路寢也

宮室巧人塗者填塗也○巧本作汚同巧人至

正義曰釋宮云鏝謂之朽李巡曰鏝一名朽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也然則朽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屋之人為朽人填亦泥也使此泥諸侯賓至甸設庭

燎庭燎設火於庭遙反一音力弔反庭燎大燭庭燎○正義曰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玄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

三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行下孟反車馬有所巡

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

之官巾車如字劉昌宗周禮音居覲反轄戶轄反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瞻之廉反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

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

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樂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

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菑復扶

反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鍤之宮數里銅

鍤晉離宮數所主反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

水火流

卷之四十二

反古

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門庭之內迫迤又有

牆垣之限。○迤側。非館門卑小不得容車而云門

庭之內迫迤者以傳稱舍於隸人明院宇迤小也。

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

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

音老。賔見無時命不可知若

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

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見賢。雖君之有魯喪亦

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

薦進也。修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

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

音羸。羸受也。○正義曰。賈服王註皆盈。讀為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為受。是吾罪也。使

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

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

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詩

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釋則民安定。莫猶定

也。○好呼報反。如是夫音扶。讀音亦以夫為下句。其

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鄭子皮使印段如

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莒犁比公生

去疾及展與。犁比莒子密州之號。音力兮反比音

毗去起呂反與音同。既立展與。立以為世子。又廢之。

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

弑之乃立。展與立為君。弑之乃立弑音試。去疾

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與吳出也。為明年奔

吳傳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

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

書弑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復扶又反。吳子使

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十年適吳為

行人。屈君勿。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

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延

季札邑。正義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不知其處。

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為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

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食邑。州來傳家

通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

不得為一。但不知何以呼為延陵耳。或巢隕諸樊。

在二十五年。隕于。闞戕戴吳。在二十五年戴吳

餘祭。闞音昏戕在。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

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昭公十四年

佗

古勞

嗣君謂夷昧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國民歸德度不失

事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

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傳直○十

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國文子北宮佗襄

公獻公子亮反○相息宋之盟故也國晉楚之從交相見

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國用聘

禮而用郊勞之辭○過五禾反廷于況反分力報反

文子入聘國報印段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

逆客國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

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

濯國詩大雅濯以水濯手○數所主反禮之於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國此以上文子辭

○上時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

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國其貌美其才秀○斷丁亂公

孫揮能知四國之爲國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

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

謀於野則獲國得所謀也○裨婢支反謀於邑則否

國此才性之敝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

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

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國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乘繩證反

○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鄭國謂學為校

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

患人於中謗議國政謗布浪反鄉校正義曰詩序

校為學之別名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

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

怨謗息夫音扶下并註同朝直遙不聞作威以防

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

懼也據反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以為已藥石不如至之也正義曰言不如不毀

而即改焉以為鄰校使人游處其中罰謗我之政者

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

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

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

之長丁仲尼至聞之正義曰公羊傳於二

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

卒七十三年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

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

卒而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

從史記也註○子皮欲使尹何為邑註為邑大夫子產

曰少未知可否註尹何年少註少詩照子皮曰愿吾

愛之不吾叛也註愿謹善也註愿謹善也註不吾叛也註正

劉炫云叛違也欲令子產不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

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為邑也註夫亦愈知治矣

知治矣註夫謂尹何註治直吏反註夫亦愈知治矣

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劉炫云尹何比

未解治邑以為已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病差自然

以後知治邑矣註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

人則以政註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

實多註多自傷註操七刀反其傷實多註子之愛人傷之

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

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註製裁

也註棟丁弄反榱所追反揅也厭本又大官大邑身

作歷於甲反徐於輒反下同製音制

大官大邑身

製裁

也

作歷於甲反徐於輒反下同製音制

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國**言

官邑之重。多於美錦。○所庇必利。反又音祕。僑聞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

御。貫則能獲禽。**國**貫習也。○貫古。患反。若未嘗登車射御。

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

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

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也。我遠而慢之。**國**慢易也。○覆芳服反。易以政反。微子之言。吾

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

也。今而後知不足。**國**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

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國**傳言子產

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

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國**言語

瞻視行步不常。**國**令尹似君矣。○正義曰。言令尹威

尹動作似君儀。故云似君矣。服言似君儀者。明年傳

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以君若云。以

君不須言矣。今定。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閒也選數也○鮮息淺反令聞音問本亦作問衛詩此邶詩刺衛頃公故曰

衛詩棣棣本又作逮直待反選息究反註同數所主反下文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樹之書武成篇曰大國以威加小國以德撫故大畏力小懷德也○不識至之也○正義曰不識不知謂不妄斟酌以為識知惟順天之法則是言則而象之謂文王法則放象上天而下行下傳覆此謂天下則象文王不同者謂文王能則象於

天故天下亦則象文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

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降戶江反復扶又反紂囚文王七年○正義曰

七年為囚矣尚書無逸云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則文王在位歷年多矣未知何時被囚也

本紀稱紂囚西伯於牖里閔天之徒求美女美寶而

獻之紂紂大說乃赦西伯賜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

下乃云虞芮爭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受命

之君也如馬遷所云虞芮質獄之前被囚也尚書傳

稱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犬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者

鄭玄尚書註據書傳為說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

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

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以為四年囚之五

年釋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傳不得言紂囚

文王七年也文王既已改元而又專伐諸國是則反

形已露雖紂之愚非質貨所能釋也馬遷之言當得

其實在質虞芮之前囚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

之故囚之得七年也

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為法

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

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

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

也○行下孟反下同樂音洛又音岳

以左佩上疏卷第四十一

